

SHIJI  
JINGDIAN  
WENXUE  
SHUXI



世界经典文学书系

DUANPIANXIAOSHUO

外国

# 短篇小说

名誉主编 冯亦代  
主编 邓九平  
副主编 蔡彭年

同心出版社

N W E N X U E S H U X I

外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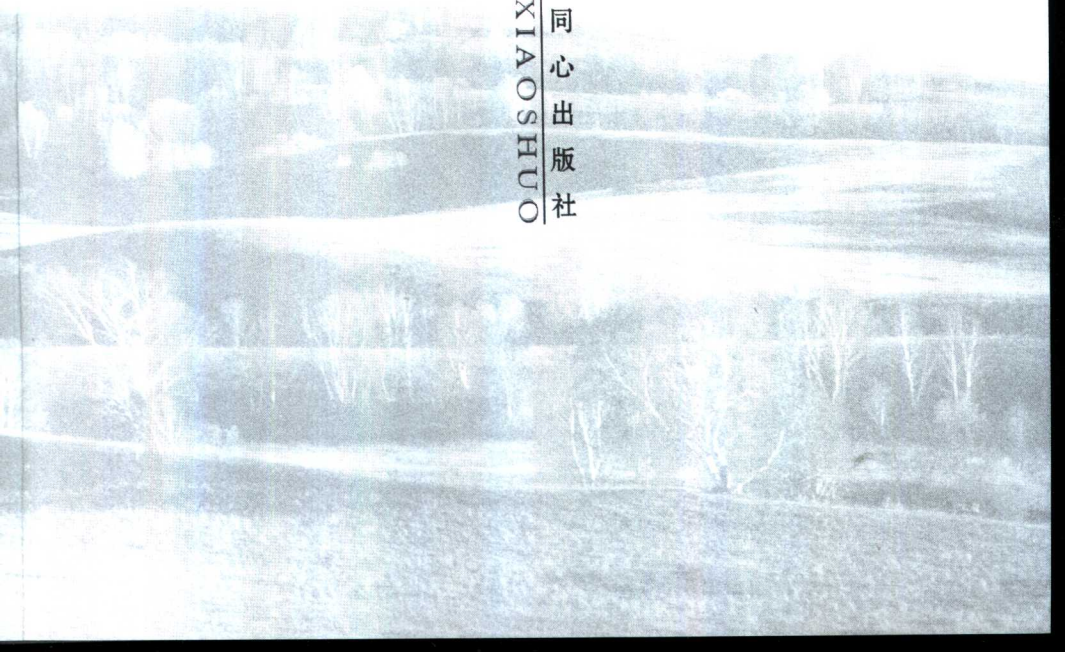
# 短篇小说

世界经典文学书系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策划

DUANPIANXIAOSHUO

同心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外国短篇小说精选/邓九平主编.

—北京:同心出版社,2001.4

(世界经典文学书系)

ISBN 7-80593-526-2

I. 外… II. 邓…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世界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5837 号

**同心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里西街 21 号)

邮编: 100013 电话: (010) 84276223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1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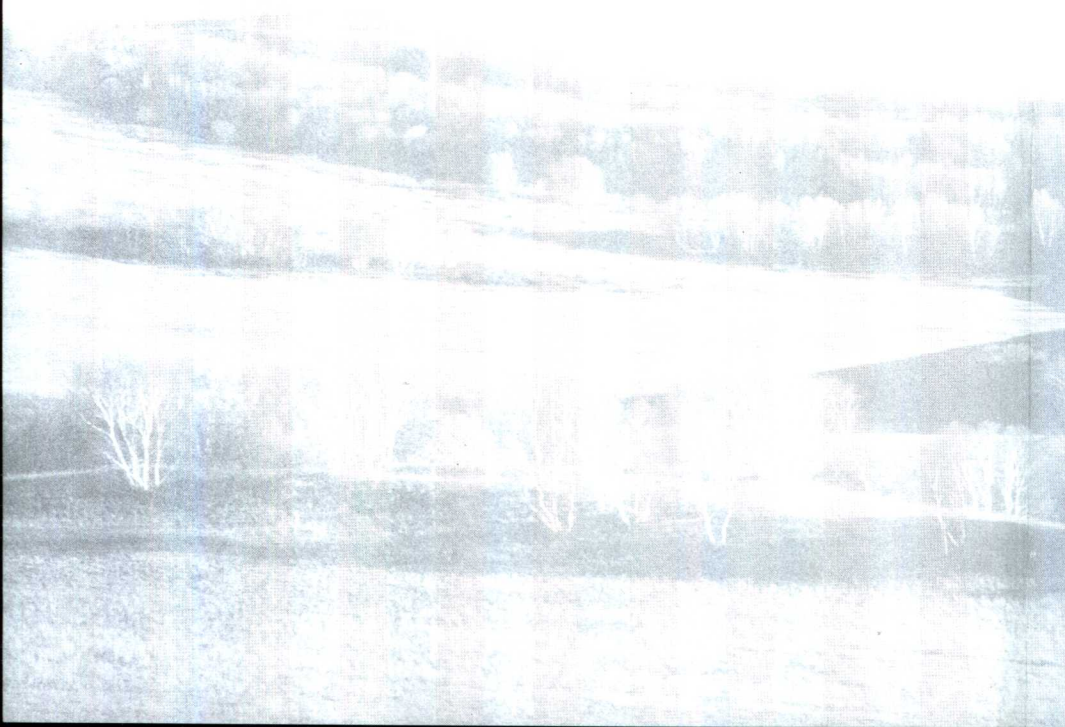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 印张

字数: 300 千字 印数: 1—7000 册

定价: 20.00 元

生命如逝水，流去的日子是不会回来的。为了不让生命毫无痕迹的流失，我们一定要好好地把握它，利用它，填满它。至低限度，让它留下一点对得起自己的痕迹。

——罗兰



责任编辑 周百水  
封面设计 萧敏

INTERNATIONAL PRESENTS

*classics come here*

As the fall season gets under way, a clear trend is emerging in both the men's and women's markets. Basically, the designs of the clothing have become minimal, and the color palette is refined. And the classic story with sportswear remains a popular choi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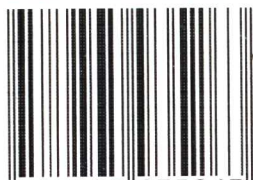
enter the  
pearl with  
ROMA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策划

生命如逝水，流去的日子是不会回来的。为了不让生命毫无痕迹的流失，我们一定要好好地把握它，利用它，填满它。至低限度，让它留下一点对得起自己的痕迹。

——罗兰

ISBN 7-80593-526-2



9 787805 935263 >

ISBN 7-80593-526-2/1·037 定价：20.00元

# 目录

- 麦琪的礼物/1  
奥勒和特露法/8  
我的父亲/12  
光荣的事情/19  
午餐/23  
品质/29  
陪衬人/38  
最后一课/47  
项链/53  
月光/65  
广告的受害者/72  
在中途换飞机的时候/79  
沉重的时刻/95  
一定照办/105  
墓碑/112  
驿站长/126  
塔曼/139  
我梦见了什么/153  
我的忏悔/168  
白静草原/183
- [美]欧·亨利  
[美]艾·巴·辛格  
[美]霍德华·法斯特  
[美]马克·吐温  
[英]毛姆  
[英]高尔斯华绥  
[法]左拉  
[法]阿尔封斯·都德  
[法]莫泊桑  
[法]莫泊桑  
[法]左拉  
[法]安德烈·莫洛亚  
[德]托马斯·曼  
[德]伯尔  
[意大利]巴隆波  
[俄罗斯]普希金  
[俄罗斯]米·尤·莱蒙托夫  
[俄罗斯]列·托尔斯泰  
[俄罗斯]列·托尔斯泰  
[俄罗斯]屠格涅夫

# 短 小 篇 说

- 总管/208  
带阁楼的房子/225  
变色龙/247  
圆舞曲/252  
三个卢布/259  
柯留沙/266  
一位陌生女子的来信/271  
音乐迷杨科/303  
灯塔看守人/312  
淡墨画/330  
七个铜板/337  
半张纸/344  
女歌唱家/347  
喀布尔人/354  
弃绝/363  
伊豆的歌女/372  
少年的悲哀/397  
烟斗/405  
编后记/413
- [俄罗斯]屠格涅夫  
[俄罗斯]安·巴·契诃夫  
[俄罗斯]安·巴·契诃夫  
[俄罗斯]库普林  
[俄罗斯]伊凡·阿历克谢耶维奇·蒲宁  
[俄罗斯]高尔基  
[奥地利]茨威格  
[波兰]亨利克·显克微支  
[波兰]亨利克·显克微支  
[匈牙利]科茨妥朗易  
[匈牙利]莫里兹  
[瑞典]斯特林堡  
[罗马尼亚]德梅特里乌斯  
[印度]泰戈尔  
[印度]泰戈尔  
[日]川端康成  
[日]国木田独步  
[墨西哥]巴拉德斯

[美]欧·亨利

## 麦琪的礼物

一块八角七分钱。全在这儿了。其中六角还是零钱凑起来的。这些小钱是每次一个两个向杂货店、菜贩和肉店的老板硬扣下来的；人家虽然没有明说，自己总觉得这种掂斤播两的交易未免落个吝啬的恶名，当时羞得脸红。德拉数了三遍。数来数去还是一块八角七分钱。而第二天就是圣诞节了。

除了倒在那张破旧的小榻上大哭一场之外，显然没有别的办法。德拉就这么办了。这就使一种精神上的感慨油然而生，认为人生是由啜泣、抽噎和微笑组成的，其中抽噎占主导地位。

趁这家的女主人的悲伤逐渐地由第一级降到第二级的时候，让我们看一看她的家吧！一套备有家具的公寓，租金每周八元钱。虽然不能说绝对的难以形容，实际上，确实与贫民窟也相差无几了。

楼下的甬道里有一个信箱，但是永远不会有信件投进去；还有一个电铃，鬼才能把它按响。那里还贴着一张名片，上面



写着“杰姆斯·狄林汉·杨先生”几个字。

“狄林汉”这个名号是主人先前富裕时，也就是每周赚三十元时，一时高兴，加在姓名之间的，现在进款减缩到二十元了，“狄林汉”几个字看起来有些模糊，仿佛它们正在慎重地考虑是否缩成一个质朴而谦虚的“狄”字为妙。但是每逢杰姆斯·狄林汉·杨先生回家上楼，走进房门时，杰姆斯·狄林汉·杨太太——就是前面已经介绍过的德拉——总是把他叫做“杰姆”，并且热烈地拥抱他。这当然是很好的。

德拉哭完了以后，小心地用破粉扑在面颊上扑了些粉。她站在窗前，呆呆地看着外面灰蒙蒙的后院里有一只灰色的猫在一个灰色篱笆上走着。明天就是圣诞节了，而她只能拿一块八角七分钱给杰姆买一件礼物。几个月来，她尽可能地节省了每一分钱，结果不过如此。每周二十元本来不经花。支出的总比她预算的多。总是这样。只有一块八角七分钱拿来给杰姆买礼物。她的杰姆。为了给他买一件好东西，德拉自得其乐地筹划了好些日子。要买一件精致、珍奇而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够得上给杰姆持有的东西固然很少，可是总得有些相称才成呀。

屋里两扇窗户中间有一面壁镜。读者也许见过房租八元钱的公寓里的壁镜。一个非常瘦小灵活的人，从一连串纵的片断的映象里，也许可以对自己的容貌得到一个大致不错的概念。德拉全靠身材纤细，才精通了这种艺术。

突然她从窗口转过身来，站在镜子前面。她的两眼晶莹明亮，但是在二十秒钟内她的脸失色了。她很快地把头发解开，叫它完全披散下来。

且说，杰姆斯·狄林汉·杨夫妇有两样东西是他们特别引以自豪的。一样是杰姆三代祖传的金表。另一样是德拉的头发。

如果希巴皇后<sup>①</sup>住在气窗对面的公寓里，德拉总会有一天把头发悬在窗外去晾干，只是为了使那位皇后的珠宝和首饰相形见绌。如果所罗门王做了看门人，把他所有的财富都堆在地下室里，杰姆每次经过那儿时会掏出他的金表看看，让所罗门忌妒得吹胡子瞪眼。

这时德拉的美丽的头发披散在身上，像一股褐色的小瀑布一样，波浪起伏，金光闪闪。头发一直垂到膝盖下，仿佛给她披上一件衣服。她又神经质地很快地把头发梳起来。她踌躇了一会儿，静静地站在那里，有一两滴泪水溅落在破旧的红地毯上。

她穿上她那褐色的旧外套，戴上她那褐色的旧帽子。眼睛里还留着晶莹的泪光，裙子一摆，她飘然走出房门，走下楼梯，来到街上。

她走到一块招牌前停住了，招牌上面写着：“莎弗朗尼娅夫人——经营各种头发用品”。德拉跑上一楼，一面喘着气，一面定下神来。那位夫人身躯肥大，肤色白得过分，一副冷冰冰的样子，和“莎弗朗尼娅”<sup>②</sup>这个名字太不相称。

“您要买我的头发吗？”德拉问道。

“我买头发，”夫人说，“把你的帽子脱下来，让我看看你的头发什么样儿！”

那股褐色的小瀑布泻了下来。

“二十块钱。”夫人用熟练的手法抓起头发说。

① 希巴皇后，希巴古国在阿拉伯西南，就是今日的也门，希巴皇后以美貌著称。

② 莎弗朗尼娅，意大利诗人塔索（1544—1595）以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为题材的史诗《耶路撒冷的解放》中的人物，她为了挽救耶路撒冷全城基督徒，承认了未犯的罪行，成为舍己救人的典型。

“赶快把钱给我。”德拉说。

啊！随后的两个钟头仿佛长了玫瑰色的翅膀似的飞掠过去了。请不要理会这种杂凑的比喻吧！总之，德拉为了给杰姆买礼物，搜索了所有的铺子。

最后，她终于把它找到了。它确是专为杰姆，不为别人制造的。她把所有的商店都搅翻了一遍，各家都没有像那样的东西。那是一条白金表链，式样简单朴素，只以货色来宣示它的价值，不凭什么俗不可耐的装潢——一切好东西都应该是这样的。它还真配得上那只金表。她一看到这表链就认为非给杰姆买下来不可。它简直像他的为人。文静而有价值——这句话拿来形容表链和杰姆本人都恰到好处。店里以二十一块钱的价格卖给了她，她带着剩下的八角七分钱匆匆地赶回家。杰姆有了这条表链，在任何场合都可以毫无顾虑地看看钟点了。那只表虽然华贵，可是因为他用一根旧皮条来代替表链，他有时只是偷偷地看一眼。

德拉回家以后，她稍稍用谨慎与理智来代替了陶醉。她拿出烫发铁钳，点起煤气，开始补救由于爱情加上慷慨而造成的灾害。那始终是一件艰巨的工作，亲爱的朋友们——简直是了不起的工作。

不出四十分钟，她头上布满紧贴头皮的小发髻，变得活像一个逃学的小学生。她仔细而苛刻地对着镜子照了又照。

“如果杰姆看了我一眼不把我杀死才怪呢，”她自言自语地说，“他会说我是康奈岛游戏场里的卖唱姑娘。但是我有办法呢？——唉！只有一块八角七分钱，叫我有办法呢？”

到了七点钟，咖啡已经煮好了，煎锅也放在炉子后面热着，随时准备煎肉排。

杰姆一向准时回家。德拉把表链对折了握在手里，在他进

来必经的门口的桌子角上坐下来。接着，她听到楼下梯级上响起了他的脚步声，她立刻脸色变白了。她有一个习惯，往往为了日常最简单的事情默祷几句，现在她悄声说：“求求上帝，让他认为我还是美丽的。”

门开了，杰姆迈步走进来把门关上。他很瘦削，非常严肃。可怜的人，他只有二十二岁——就担负起家庭的担子！他需要一件新大衣，手套也没有。

一进门杰姆就站住了，像一条猎犬嗅到鹌鹑似的纹风不动。他两眼盯着德拉，有一种她捉摸不透的表情，这使她大为惊慌。那既不是愤怒，也不是惊讶，又不是不满，更不是厌恶，不是她所预料的任何一种神情。他只是带着那种奇怪的神情死死地盯着她。

德拉忐忑不安地从桌上跳下来，走到他身边。

“杰姆，亲爱的，”她喊道，“别那样盯着我看。我把头发剪掉卖了，因为我不送你一件礼物，我过不了圣诞节。头发会再长起来的——你不会在意吧，是不是？我实在没办法才这么做的。我的头发长得快得要命。说句‘恭贺圣诞’吧！杰姆，让我们高高兴兴的。你猜不到我给你买了一件多么好——多么美丽的礼物。”

你把头发剪掉了？”杰姆吃力地问道，仿佛他绞尽脑汁之后，还没有把那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弄明白似的。

“非但剪了，而且卖了，”德拉说，“不管怎样，你还是一样地喜欢我，是不是？没有了头发，我还是我，不是吗？”

杰姆好奇地向房里四下张望。

“你说你的头发没有了？”他带着近乎白痴的神情问道。

“你用不着找了，”德拉说，“我告诉你，已经卖了——卖了，没有了。今天是圣诞前夜，亲爱的。好好地对待我，我剪

掉头发为的是你呀。我的头发可能数得清，”她突然非常温柔地接下去说，“但是我对你的爱情谁也数不清。我把肉排烧上好吗？杰姆！”

杰姆好像忽然从恍惚中醒过来。他把德拉搂在怀里。为了不要冒昧，让我们花十秒钟工夫瞧瞧另一方面无关紧要的东西吧。每周八块钱的房租，或者每年一百万块钱的房租——其中有什么区别？一个数学家或是一个滑稽家可能给你一个不正确的答复。麦琪带来了珍贵的礼物，但是其中没有那样东西。这句晦涩的话，下文将有说明。

杰姆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包东西，把它扔在桌上。

“不要对我有任何误会，德儿，”他说，“不管是剪发、修脸、洗头，我对我的姑娘的爱情是绝不会减低一分的。但是，你一打开那包东西，就会明白，刚才你为什么把我愣住了。”

白皙的手指敏捷地撕开了绳子和包皮纸。接着是一声狂喜的叫喊；紧接着，哎呀！突然转变成女性神经质的眼泪和号哭，立刻需要公寓的主人用尽办法来安慰她。

因为摆在眼前的是那套插在头发上的梳子——全套的发梳，两鬓用的，后面用的，应有尽有；那是百老汇路一个橱窗里的、德拉渴望了好久的东西。纯玳瑁做的、边上镶着珠宝的美丽的发梳——配那已经失去的美发，颜色恰恰合适。她知道这套发梳是很贵重的，她心向往之了好久，但从来没有存过占有它的希望。现在居然为她所有了，可是用来装饰那一向向往的装饰品的头发却没有了。

但是她还是把它紧紧地抱在怀中，隔了好久，她才能抬起迷蒙的泪眼，含笑对杰姆说：“我的头发长得多快啊，杰姆！”

接着，德拉像一只挨了烫的小猫似的跳了起来，喊道：“噢！噢！”

杰姆还没有看到送给他的美丽礼物呢！她热切地把它托在自己掌心上递给他。这无知无觉的贵重金属似乎闪闪地反映着她的快活和热诚的神情。

“漂亮吗，杰姆？我跑遍了全城才找到它。现在你每天要把表看上一百次了。把你的表拿给我。我要看看它配上是什么样子！”

杰姆并没有照她的话去做，却倒在小榻上，双手枕着头，微笑着。

“德儿，”他说，“让我们把圣诞节的礼物搁在一边，暂时保存起来。它们实在太好了，现在用了未免可惜。我是卖了金表换了钱给你买的发梳。现在请你煎肉排吧！”

那三位麦琪，读者都知道，全是有智慧的人——非常有智慧的人——他们带来礼物，送给生在马槽里的圣婴耶稣。他们首创了圣诞节馈赠礼物的风俗。他们既然有智慧，他们的礼物无疑也是聪明的，可能还附带一种碰上收到同样的东西时可以交换的权利。我的拙笔在这里向读者叙述了一个没有曲折、不足为奇的故事：那两个住在一间公寓里的笨孩子，极不聪明地为了对方牺牲了他们家里最宝贵的东西。但是，让我对目前一般聪明人说一句最后的话，在所有馈赠礼物的人当中，他们两个是最聪明的。在一切授受礼物的人当中，像他们这样的人也是最聪明的。他们就是麦琪。

(刘若端译)

[美]艾·巴·辛格

## 奥勒和特露法

——两片树叶的故事

森林很大，密密地长了树，有各种各样的叶子。时间是十一月。往年这时候天已经冷了，也许还下了雪，可是今年十一月天气还比较暖和。夜晚天凉，刮起风，但是早晨太阳一出，天又变暖了。你会以为还是夏天，不过整个森林的地上已经铺满了落叶，有的橘黄像番红花，有的艳如红酒，有的金闪闪，有的五彩斑驳。树叶是被风雨刮下来的，有的在白天，有的在夜晚，它们给森林铺了一张厚厚的地毯。虽然叶浆已经干了，叶子仍旧发出清香。太阳穿过活着的枝条照在落叶上，经过秋天的风雨而存活下来的虫子和蝇子爬在落叶上。落叶下面的空隙给蟋蟀、田鼠和其他许多寻求泥土保护的活物提供了藏身之处。那些冬天不迁移到热带去而呆在这里的鸟雀，在光秃秃的树枝上栖息。其中有麻雀，它们身体很小，然而天生很勇敢，而且经过几千代积累了经验。它们跳呀，叫呀，搜寻着森林在

这个季节提供的食物。最近几星期来，许许多多有翅和无翅的虫子死去了，但是谁也没有哀悼它们的逝去。上帝造的活物知道，死亡只是生命的一个阶段。春天来时，森林会再度长满翠绿的草叶、灿烂的花朵。候鸟会从远方归来，找到它们遗弃过的窠。即使窠被风雨损坏了，修复也很容易。

在一棵几乎掉完叶子的树的梢头，还留着两片树叶。一片叫奥勒，一片叫特露法。奥勒和特露法长在同一枝树杈上。它们长在树梢，因此能得到充足的阳光。不知道为什么，奥勒和特露法经受住了风雨和料峭的夜寒，仍旧挂在那枝头。谁知道为什么一片树叶掉落，而另一片树叶却留下呢？可是奥勒和特露法相信，问题的答案在于他俩相互间深厚的爱情。奥勒比特露法略为大些，也比她年长几天，但是特露法更漂亮，更柔弱。当风吹、雨打、雹子从天而降的时候，一片树叶能帮另一片树叶什么忙呢？即便在夏天，有时也有叶子会脱落；何况秋冬一来，更没有办法了。虽然如此，奥勒还是找一切机会来鼓舞特露法。当最猛烈的暴风雨来临，雷劈，电闪，风不但刮走叶子而且折断枝桠时，奥勒恳切地对特露法说：“坚持，特露法！用你的全力坚持呀！”

有时在寒冷和刮风的夜晚，特露法泣诉道：“奥勒，我的日子到了，不过你可要坚持呀！”

奥勒反问道：“那为什么？没有你，我的生命还有什么意义？如果你掉落，我要和你一起掉落。”

“不，奥勒，不要这样！一片树叶只要还能挂着，它就不能撒手……”

奥勒回答道：“那全看你是不是和我一起留下。白天我瞧着你，爱慕着你的美丽。夜晚我闻见你的香气。不，我决不愿意留下做一棵树上最后一片孤独叶子！”



特露法说：“奥勒，你的话真甜蜜，但这不是真话。你明明知道，我已经不再漂亮了。看，我有多少皱纹啊！我的汁液全都干了，我在鸟儿面前感到羞愧。它们的眼神充满了对我的怜悯。有时我觉得它们像在嘲笑我变得这样枯萎。我已经失去了一切，只剩下一样东西——我对你的爱情。”

奥勒说：“这不够了吗？爱情是最高的，最美的。只要我们彼此相爱，我们会呆在这里，任何风暴都不能摧毁我们。特露法，让我告诉你：我从不曾像现在这样深切地爱你。”

“为什么，为什么，奥勒？我全都变黄了。”

“谁说绿色才美，黄色不美呢？所有的颜色都一样美丽。”

奥勒正讲这个话的时候，特露法几个月来一直担心的事情发生了。一阵风吹来，把奥勒从树枝上撕脱了。特露法开始颤摇，看来她自己也快扯掉了，但是她还牢挂着。她看见奥勒落下去，在空中摇晃，她用树叶的语言对他呼喊：“奥勒！回来！奥勒！奥勒！”

可是她的话还没喊完，奥勒已经不见了。他同地上的树叶混杂在一起，分不清了，剩下特露法孤零零地挂在树上。

白天未尽的时候，特露法还勉强忍受住了悲哀。但是天黑下来，冷雨开始滴落，她就陷入极度的悲痛中了。她把所有树叶的苦楚全都责怪到树的身上，这粗大的树干和强劲树枝。叶子掉了，树干却又高又粗地挺立着，牢牢地扎根在地里。风呀，雷呀，雹呀，都对它无可奈何。对于这大概永生的树来说，一片树叶的命运有什么关系呢？在特露法看来，树干是和上帝一样。它用树叶遮体几个月，然后又把树叶抖落。它用汁液滋养了树叶，高兴多久就多久，然后又让树叶干渴而死去。特露法哀求树干把奥勒还给她，叫夏天回来，但是树干听不见，或者是不听她的祈求……